

新力叢書之一

黃震遐等著

MB
J253
190

新力叢書之一

空
戰
實
錄

黃震遐等著



3 1763 8363 0

空戰實錄目次

卷首·····	一
空軍壯士閻海文·····	三
副隊長沈崇誨·····	八
十二分鐘內的收穫·····	一五
遠征·····	二二
再來一千個加藤·····	二六
佐世保第十二航空大隊全軍覆沒·····	三五

卷首

中日戰爭一爆發，誰都憂慮着天空的襲擊。日本軍閥心目中的我們的空防似乎是一張薄紙而已。但是「八一四」杭州上空敵我的初交，就顯出我們空中英雄的身手。接着來的是一連串空中勝利的紀錄。單是今年四月的一月份內，敵機被我擊毀的就有一百另九架，敵空軍人員在我境內死亡者也有九十五名。這不但是倭寇意所不料，列強也瞪着眼，注視於我空軍的機敏與勇敢，發出讚嘆。我空軍不但盡了守護的責任，還屢屢給敵人以可怕的攻擊。我們空軍戰士的熱血狂溢着，滲透了飛機的鐵翼，使牠們有了非常的生氣與力量，使牠們掃蕩了空中的羣魔。戰士的血是一切力量之泉源。我們該對戰士們致最大的敬意，尤其是對那些已經爲國捐軀的同胞們！你們要看這些空中英雄怎樣施展他們的威力嗎？你們要看中國空軍的飛躍嗎？我們已經從「中國的空軍」及其他報章上把疊次的空戰實錄收集起來。這裏是一幕幕表現着。

這個集子裏面一共是六篇。黃震遐先生的那四篇文字異常美麗生動，一定會給讀者以活潑的印象。「再來一千個加藤」原題「魯南上空殲敵記」，我們爲了要補充些重要的材料，及篇幅關係，不得不把牠剪削了一下，這是對原作者非常抱歉的。「空軍壯士閻海文」一篇，雖不是敘述一個戰局，但牠強烈地表現出我們的軍魂和國魂，所以把來刊在最前面了。「四二九空戰實錄」那一篇是根據兩則通訊寫成的，將來當會有更充實的文章露佈出來。我們希望跟着這次空前勝利來的是更驚人的一幕，我們虔誠地向天空守望着！

空軍壯士闖海文

在江南淡青的天下，

大地曼舞着金黃的油菜花，

在一棵低垂的楊樹底下，

埋着我們空軍壯士的戰骨。

那墳——

是一個深深感動了的

不知名的日本武士替他造的。

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八月十七日，這天在中國空軍的戰史上，是一個不可磨滅的日子，永遠可泣可歌的紀念日子。

「在八月十七日早晨，淞滬水汪汪的水田地帶的上空是淡青的，沒有一絲的雲紗，沒有一隻飛鳥，整個天地都被暑威克服了。祇有江灣北站會戰的雷鳴，在遠天擊着民族解放的軍

鼓，風聲隱約中，還聽到嘶啞的喉嚨吶喊着：「前進！殺！」

在青天之上，有一隻孤獨的霍克機，被敵人的高射砲彈圍住，顯然陷入極大的危險中。敵人的高射砲是集團使用的，無數的彈花迸裂在霍克機的四週，帶狀的黑烟攔阻着霍克機的進路。霍克機越飛越低，尾巴忽然冒出青黑烟來，顯然中了彈。陣地上多數的敵軍逐漸從掩蔽部裏爬出來，呆呆地對着天空望着。

在霍克機快要變成「尾旋」的瞬間，一個小黑點從機座中彈了出來——立刻變成一把美麗的天傘，渾圓，潔白，以柔和的姿勢徐徐飄墜下來。

陣地上的敵軍全發狂了，房屋裏，桑林竹林裏，街頭橋塊，陣地上，到處都蜂擁出來，指天劃地，嘈成一團，多數人都躲開軍官的約束，飛快地溜過田地朝着保險傘降落的方面闖去。

「去看支那飛行士，支那俘虜！」

「支那空軍投降了」。

「支那飛行軍官一定跪地哀求活命。……」

一邊跑，大羣粗短的「皇軍」一邊嘻笑着，亂嚷着。漸漸有幾百人向保險傘降落的地方擁着奔來。

中國的飛航員真的在他們面前出現了。

他還是年青的小伙子，最多祇有二十二歲，飛行衣已撕破了，英武的直挺挺地站在一個大墳堆上，不肯屈服。

「皇軍」開始向他包圍，前前後後有數百人，後面還有數千人。他雖然祇有一人，但眼睛冒出火來，仍不後退，手裏握着一把左輪。

日本軍官開始用日語叫他降服，他用左輪答覆了這初次重大的侮辱，朋，朋，朋，三個日本人倒了下去，粗腿亂蹬着。日本人一齊奔逃，大聲吶喊，三八式步槍響了起來，遠處的開始跑回去拿機關槍。其餘站在前列的數百人，臥倒在地上，都不敢抬頭。

「皇軍」對這「單人」所進行的第二次攻擊，又在陣亡兩人之後狼狽敗退。

現在，年青的中國飛航員只剩一顆子彈了。日本人又爬前去，軍官們一齊怪聲亂吠，勒令士兵把這「支那飛行士」活捉過來，不許殺害。他眼看著前後左右，都是黃色的浪潮。抬頭是祖國微笑的青天；低頭，是祖國芬芳的花地。年青的戰士心裏一陣辛酸，一股熱血直衝到腦門——在野獸般的日本兵逼近到五十米的距離時，他英武地對着祖國的青天立正，瞪目舉槍照準太陽穴，崩！

日本人替他造了一座坟，上書「支那空軍勇士之墓。」

上面一段紀事是根據老百姓的情報和敵人的情報寫成的。這勇士的名字是閻海文，纔二十二歲。

他是東北人——遼甯北鎮，寬橋中央航校六期畢業生空軍少尉。

高個子，和平的性格，不大講話。喜歡運動，研究驅逐戰術，誰都同他好。

二十六年八月七日，他們從南昌到淮陰，八月十四日來到揚州，八月十七日，他駕了驅逐機昇入祖國的青天中，就此一去不返了。

九月一日，在我方對閩烈士的消息尚在依稀測度的時間，日本大阪每日新聞上首見登出了關於我閩海文悲壯殉國的通信，作者署名是大阪每日新聞上海特派員木村毅氏（木氏過去是一知名的文藝作者）對閩烈士悲壯的殉職，非常感動敬仰，而發「中國已非昔日之支那」之嘆。原文結論有云：『我將士本擬生擒，但對此壯烈之最後，不能不深表敬意而厚加葬殮（中略）：事後在彼所御的飛行帽中，檢出珍重疊折之紙片，內容爲鉛筆所書秀麗之女子手蹟，署名爲南通州安東巷三號劉月蘭女士，于鵬程萬里，干犯百死，深入敵陣之時，對此紙片猶能襲什珍藏，則劉月蘭芳名之爲閩之愛友，殆無疑義，此少年空軍勇士之死，雖如苞蕾摧殘，遺香不久，然對此多情多恨，深情嚮往之心情，雖爲敵軍，亦不能不令我全軍將士一掬同情之淚也』。

黃震遐作「中國的空軍」第八期

副隊長沈崇誨

八月十九日空軍第二大隊東海空戰實錄

「八一三」後，當第四驅逐大隊英勇地掃蕩東線血紅的上空時，另外在中國空軍光榮的轟炸史上，亦劃了一道彩紅耀目的紀錄。這一個強壯偉大的紀錄，便是第二大隊——中國空軍中的突擊兵團的偉舉的戰績。如今相隔數月，雖已事過境遷，但當日既是爲了軍機上的顧慮，未便將此悲壯的戰史公佈於世，以致把這寶貴的材料一向都埋藏在黑暗中，則如今忽然光明，與世相見，縱然事隔半載，自然仍是新鮮的事——新鮮火辣的印象了。

第二大隊是中國空軍的鐵的骨幹，在整個空中抗戰過程中，要算這第二大隊給了驕狂的敵人以最痛烈的迎頭打擊，使敵寇於震驚恐怖之餘，不由自己的深深感到我第二大隊的威力。日本海軍少將松永壽雄在三月號「日之出」雜誌上發表的空戰論文中，曾經戰戰兢兢的提到：

「彼等所自誇的×××機，以之用作輕轟炸機，實有非常優異的性能，它是一種可以飛來東京的飛機，此種飛機，時速一百九十哩，續航力十小時，從上海到東京的距離，是九百三十哩，往返共一千八百六十哩，故若是無風的天氣，極易飛來。至於上海與神戶或大阪之間的距離，還不足七百四十哩，即使有小小的風，這種飛機，也可以十分容易飛來……」

日本爲免除我們優秀的×××機直襲東京起見，特地派出了大量的海陸驅逐機在我東海洋面，封鎖我飛向東京的航路。一方面用最新銳的木更津本鹿屋兩航空隊向我空軍根據地猛烈進攻，企圖將我們這一支偉大的突擊兵團——中國空軍中的鐵的骨幹消滅。

木更津本鹿屋兩航空隊的襲擊，被我第四大隊和××隊打得油煎火化，大敗而逃。整個日本「皇國」的空中攻擊武力，在一星期內完全凋零破產，這是日本所受的最大損失和打擊。九六式攻擊機的慘敗，使日本海軍當局對於我精銳的×××機，又發生新的恐怖。

在日本空軍攻擊武力消失之後，擁塞在東海洋面佘山白龍港一帶的敵人兵艦，陡然發現他們頭上蔚藍的中國天空是危險的，沒有遮蓋的。三千五千噸的「皇國」小巡洋艦，千把數

百噸的小驅逐艦，都沒有希望可以避免被中國空軍毀滅。

有史以來第一次，日本海軍忽然感到它自身的渺小。

第二大隊在開戰當初，早在太湖西區廣德附近的祕密場地內，集中兵力，取了待機的姿勢。當敵人用它全力向江浙兩省的上空從事侵略時，它祇讓英勇的第四大隊拚命和敵人抵抗，把敵人進攻的力量迎頭痛擊，紛紛撲滅後，等到敵人再無餘力了，纔移轉目光於白龍港余山大小洋山一帶海面上敵軍的艦陣——集注在堆滿了飛機的航空母艦上，塞滿了陸軍的運輸艦上，和艘艘大艦光溜溜的甲板上。

在倚山面湖的廣德飛行場上，祕密集中了一百名寬橋的學生，十萬發機槍彈，百噸炸彈，和三萬匹馬力，加上雄壯的體魄，凌雲的壯志，犧牲的決心——湊成這個××大隊，中國空軍中的鐵的骨幹。

這第二大隊若全體同時出動，那三萬匹馬力的吼聲，就會像五師騎兵的金戈鐵馬齊在天上馳過一樣，「天會撼，地也會動的。」

從八月十四日開始，××大隊開始加敵人以痛擊！以鐵機轟鐵艦，是鐵的錘頭，打在鐵的砧上——最壯快的一幕又是一幕。

下面請看第二大隊中第×中隊隊長的一段回憶：

「八月十九日晨，在炎熱的陽光下出發，七機構成嚴整的隊形，昇入萬尺蔚藍的高空中。

太湖的碧波如鏡，水汪汪的江南美麗的秋夜，展開翼下。

能見度二萬米，青天上有一層薄雲。七架×××機強壯的發動機聲奏着雄武的軍樂，越過浦江閃爍之帶，繞過淞滬之烽火，逐漸侵入浦東大沙洲的上空。

通過南匯上空的時候，副隊長沈崇誨的「九〇四」號機似乎發生故障，尾巴冒出漫長的青烟，漸漸脫離隊形落後了。

沈崇誨是清華的學生，航校三期最優秀最果決的一員，大家都曉得的。

我們回首浦東的烟雲，不見「九〇四」號機，不見沈崇誨其人的影子。但見高空萬雲如

海，籠罩着白龍港淒愁的東海之水。

花島山白龍港附近似乎都有敵艦蹤跡，

正午頃，率領着六架×××機繼續遂行任務。

七千五百呎青高中，祖國海岸消失了，下面是一片澄碧的海，橢圓形的沙洲。將近一時，在五千匹馬力的怒鳴中，余山在望！

敵人的軍艦，約摸有十餘艘，好像浮在池中的葉子，有些在冒烟。

高度七千五百呎。進入轟炸航路——第一次就投下二千四百餘磅。

第二次投下三千磅！空氣緊縮着。

在兩噸半的鐵量傾壓之下，火光怒閃，海水狂沸，澄碧的海中，陡然激起山般的白色的水柱，夾着萬千碎片，蹂躪整個余山附近的洋面。

三彈落在一艘二等巡洋艦的左弦的一米達處，猛烈閃光之後，艦體逐漸傾側，冒烟，人員如螞蟥亂爬，終歸翻了過來，咚的一聲，汽鍋爆裂，又是白水的大山。

其他大小敵艦，同時四散逃命，藍水上劃了多數幅射的白浪紋。

歸途，青天，豔陽，頭上有一層稀疏的雲帶。

好像有六架驅逐機快速的掠影在雲中穿過，不辨敵我。

白龍港又在望了，浦東大沙洲的灰色的海岸線徐徐出現。劃分着金黃與藍色的海容的所在，即是白龍港。

這時看到在我們下方二千呎處，有一隻孤獨的×××機在慢慢的逡巡着。

白龍港附近有大批敵艦出現，看見我們雄偉的陣容，驚慌失措，向上海蠕動逃去。

機會太好，可惜炸彈已投光了，沒有可以打擊敵人的武器。

天哪，就在我們悲憤填膺，恨不得生吞敵艦的時刻，那架不斷在我們下方，敵艦上方的孤獨的×××機（現在已認明是沈崇誨「九〇四」號機了）忽然對準一艘敵艦，開足油門直衝下去了！

我們的心，我們的血，我們整個靈魂都跟着衝了下去！

全世界似乎在窒息等待，白龍港風雲暗淡，山河變色……

咚——強烈的白光水柱，大蓬的黑烟，突出海面數百尺。

，烟消火散，敵艦傾側，傾側，艦尾先沒，人如青蛙亂跳入水，轟的一聲，火藥庫爆裂，一切燬滅！

沈崇誨呀！我們若哭你無淚，若替你歡呼却無聲；我們的心如沸漿，我們的眼淚模糊，我們週身的熱血，如萬馬奔騰。老沈，沈同志，沈副隊長，六架××××機，齊發出雄武的吼聲，向白龍港白茫茫的海水致最後的敬禮」。

以上是第二大隊隊長的一段回憶，但我們不要忘記，這僅是第二大隊千百次戰績中的一頁，我們把這千百次悲壯戰績中的一頁選了出來，來紀念「革命的筭橋」的精神，來紀念我們的戰友，我們殺身成仁的勇士——沈崇誨副隊長。

黃震遐作「中國的空軍」第七期

十二分鐘內的收穫

二月十八日武漢空戰實錄

「二一八」之晨，在清冷的長江上空，一堆堆，一點點，高空中的發動機聲漸逼漸近，剎那之間，發現多數的敵機溯江而上，向西方飛去。不久，又有一批，二批，多數敵人的機羣，全向西方武漢重慶衡陽的三角地帶上去活動。從四時到九時，整個贛鄂皖三省的上空，都發現高空中敵機沉重鬱悶的發動機聲。這是一種異樣的空中徵候，證明敵方已開始其空中的總攻勢，要給我們一個措手不及的打擊了。

果然，在多數小聲的機動掩護之下，主力出動了。十時頃，先從南京方面飛起十四架重轟炸機來，不久蕪湖和南京方面「九六」式驅逐機的翼陣，亦傾巢而出，這多批侵略者敵機，起先還是分散的，到了江西上空時，便凝成一個三十八機的大集團，馬達一齊狂吼，風馳電掣向武漢撲擊而來。

鳴——鳴——鳴，大武漢悲沈的警報響了起來，人民到處奔避，天是青青的，二千米達上蓋了一片淡白的，稀疏的捲層雲；大武漢全市，蟄伏在此青天之下，但見萬屋如海，全市死寂，就像全無防禦似的，戰慄於敵機的大批炸彈之下。

××大隊

午後一時，大武漢好像已經死去。分爲好幾層的敵方飛機，漸飛漸近，在他們最先頭的，已望見遠處的飛機場了，但後面的還沒有跟上來。敵機的行軍長徑，頗爲疏散。

就在此剎那之間，整個武漢機場的發動機聲，忽如春雷暴動，萬馬奔騰。像流星般，砲彈般，一架架新銳的驅逐機騰空躍起，一直撞進侵略者零散的翼陣裏去。

××隊和××隊的鐵翼，在數分鐘內，便佈滿武漢的上空，給與侵略者以意想不到的雄厚的抗力。而在此最前的一機，機座裏坐着那一位青年戰士，他就是李桂丹——李大隊長。同時，從北面另一方向飛來的××隊——最先頭一機裏坐着青年的呂基淳，亦從後方兜圍上去，衝散敵機的陣容。

整個××大隊，過去已經有六十架紀錄的××大隊的全體戰士，陡然出現在驚慌失措的敵空軍的面前，上下，左右，後方。一轉瞬間，將全體敵機，包圍在一百挺機關槍的火流裏

以六當九

李大隊長帶着最先起飛的六機，在二千米的上空，和敵機遭遇了。敵方是九架「九六式」的驅逐機，從側上方襲來，一陣交錯的火流，雙方都衝散。變成兇猛個別的「纏鬥」，馮汝和得到好機會和好角度，在五分鐘之內，便射落兩架，追蹤着他們螺旋滾下。同時張朋生亦射落一架，鄭副隊長的坐機在多數敵機攻擊下。成了「尾旋」，非常危殆。王怡不知去向。張光明被三架敵機圍攻，敵機的速率很快，很敏活。裏面坐着鬼臉的蝦夷劊子手。左轉右，終脫離不出敵機的包圍。陡然之間，他立志了：「和敵機回歸於盡」！在離地五十米的千鈞一髮中，一個猛烈的翻身，迅速的抬頭，把前面的敵機置在曳光彈的火流中。咬牙切齒，儘管猛追猛射，完全不顧後面的敵人命中他飛機二十九粒子彈！這樣三機連串的追射，直殺得天昏地暗。前面的敵機受不住鞭撻，一拉，遠颺了。張光明再一個翻身，向後面的敵機

「各個擊破」！一陣火流，敵機又馬上逃走。回過頭來一望，沒有僚機，沒有大隊長，長空一碧，慢慢飛回——不知他已經是戰得最苦最耐久的殿軍。

大隊長不見了！

這六機，做了犧牲部隊，做了血的前衛。大隊長在那裏呢？大隊長回長白山了，祖國的青天是那麼崇高，祖國的河山是那麼美麗。大隊長啊！希望你趕快從冷然的高空飛回，共同俯瞰高粱大豆的失地吧。大隊長啊！你何不歸來？地面多少同志候你歸來！

痛擊！

當×××隊和大隊長在機場上空遭難的一瞬間，×××隊和×××隊的主力把敵人粉碎了。由於一小部的犧牲，我們的主力把敵人夾在兇猛的火流中，劉志漢的機關槍是一串無間息的怒火，格格格格格格，敵方最精銳的一架翻身了，如秋風落葉，滾向旋轉的大地。格格格格，另一架冒出紅火來，跟着是焦烟——火龍——觸地面粉碎！敵機還多，又迫圍過來，一粒不幸的子彈把劉隊長坐機的要害部射中了。「留此一命，再為殺敵用」。轉瞬間，劉隊

長已懸掛在保險傘之下，向地壳飄墜下來，敵機追蹤不捨，還在繼續的射，射，成千的子彈在他身邊掠過——但他現在還笑着坐在那裏。

董明德的×××隊與敵人纏鬥正酣，陡然從北方來的×××隊亦加入戰鬥，這一下，大隊集中了，敵人的「九六式」驅逐機再也支持不下，一面抵抗企圖逃脫。一部份戰士又捨去敵人的驅逐機，專來對付敵人的「大牛」。轟的一羣，一架，兩架大轟炸機從空中沉沒了。帶着牠的人員，牠的「千人針」，牠的炸彈，和牠狠毒的畜性，一齊消滅於大地。

格格格格格，劉宗武擊落一架，趙茂生一架，信壽巽一架；格格格格格，楊孤帆一架，吳鼎臣一架。我們這邊損失了呂隊長基淳。他是最英勇最有希望的一員。

以一當五

王玉琨現在躺在醫院裏，天真地笑着，還要倒茶給客人吃。但他昨天曾和五架敵機拚命過。

第一架被他射中，成了兇猛的「尾旋」。第二架被他把整個油箱打掉，油像水龍頭般噴

出，轟的一聲，燒着了。但接連又來一架，兩架，三架。他陷於和張明生一樣的困境。發動機上中彈時的聲音，有些像雹子。方向舵打壞，機頭沉重起來，成了可惡的「尾旋」。這是無救的。滾，滾，滾，風聲槍聲，天旋地轉；心裏還明白，敵機正跟着下來，跳傘？獸性的敵人不會放鬆的。猛烈一拉，方向舵還有作用，平衡了却不能轉彎。側着滑落在地上，機身翻了過來，把他蓋住。三架敵機馬上趕到，機關槍像撒豆一般要結果他，他躲在發動機下。敵機過去了，他昏迷了，到醫院床上。現在笑着倒茶給客人吃。

大勝之後

血戰的經過，不過十二分鐘，敵人損壞了十架精銳的驅逐機，兩架重轟炸機，殘餘的敵機，簡直是雁不成行，零零落落地逃走。有好多架遍身穿洞，搖搖擺擺地向東飛去。到南京蕪湖還有數小時，沿途儘有不測的風浪。依照常識判斷，怕還有一半的殘敵要落在江西安徽的境界，由當地軍民慢慢發現吧。如這判斷是正確的，那××大隊就已打得他全軍覆沒！

黃震遐作

「中國的空軍」第三期

遠 征

二月二十三日中國空軍轟擊台北實錄

「二一八」之役，我第四大隊大敗敵空軍於大武漢上空，這時「八一三」來我空軍最光榮的勝利；更是日寇自誇爲三菱工業之寶的「九六式」戰鬥機的窮酸絕望的末日。緊跟着這次決定勝利之後——日寇空中侵略的武力既在中國領空上撞得粉碎，我英勇粗大的反攻的拳頭，馬上便伸過台灣海峽，在台北敵人的空軍根據地上重重的一播！二月二十三日正午，劃破了遠東歷史更新了民族紀元的一日啊——悲哀恥辱的四十八個長年的陰霾慘霧掃空了。載在鐵翼之上的天兵，又重臨我失陷的故土，高高在上的「天日之徽」給弱小民族以遠大的希望；威猛滅亡的鐵屑火花，警告敵人以末日的來臨。前方萬千戰士雖仍在流血。億兆老幼同胞都在苦難中，然而，台灣轟炸成功了，中華民族解放萬歲！

（二）松山機場的毀滅

松山機場是敵人在台北的一個空軍根據地，在飛行場附近，樓房倉庫建築得非常美麗。

有祕密安置的油池，有最新式的棚廠——格納庫。這地方除軍用上是日本××飛行團的根據地外，又是從日本本部巨鹿兒島台北到南洋去的民用航空線的中心點。因此這機場附近之引成爲整個日本南進侵略政策的重心，也是必然的現象。

當「八一三」直後，敵人用來攻擊我江浙各要地的木更津航空隊，便是拿台北的松山機場來作爲最後躍進的根據地。其後敵人每次向我皖贛各地轟炸，都以松山機場爲策源地。從開戰到如今，松山機場都是屠殺我婦女老幼無辜民衆的倭寇劊子手的巢穴。

松山機場不毀滅，我沿海各要地便天天要感受威脅；松山機場若毀滅了，則敵人雖有航空母艦，亦不足畏，他們遠征的轟炸，尤其要受重大影響，甚至於不能活動。

懷了這種悲壯的決心，我們高級人員對於台北松山機場的注意，一天大加緊一天天準備。二月十八日，出乎意料的敵人受了我的奇襲，在大武漢上空蒙受嚴重的損害，這正是戰鬥心理學上所謂「心理瞬」的寶貴時刻，我們不動則已，不反攻則已，要動，要給敵人一個晴天霹靂的打擊，就一定要找一個最恰當的時機，用敏捷的手法實施出來。

二月二十二日，戰略機動開始，二十三日晨，担任任務隊的××隊和××隊的調動，非常機密，担任工作的同志，事先連自身都不知道。他們爲要迷惑敵人和該死的漢奸偵察起見，都是從很××的航路繞進。爲出其不意的打擊敵人，××隊和××隊所經過的空程，足足不下××公里。

二十三日晨，××隊從××機場出發，銀翼翱翔，向萬尺高空昇進。

台灣海峽，平滑如境，長空一碧，美麗的中國海岸，漸見杳遠。遠遠峯巒起處，夾着熱帶森林茂盛的果木岩岸緩徐出現的，便是台灣——四十八年前失去的可憐的台灣了。

松山機場在望！

地面上爬着鮮明的小飛機，雄偉的建築物，蟻般的人馬車輛正在蠕動，忽然間，這些人馬車輛，驚散開來，揚起了灰白的塵頭。

嗤、嗤、嗤、大炸彈破空而下，集團地傾向棚廠，飛機，汽油庫和驚慌奔避的人羣的頭上。

夾着光明的死花，巨大的雷震聲上衝霄漢。萬千的碎片、木屑、焦土、人體、在山般的烟柱之中湧了起來。炸彈不斷的爆發，這些黑色的山之波浪亦湧伏不已，整個松山機場，變成十八層阿鼻地獄。

沒有高射砲彈，沒有飛機，敵寇完全沒有準備，沒有抵抗。

焦烟消處，熊熊的火光罩遍了機場附近。冒出大蓬黑烟的地點，是證明××飛行團的汽油庫已經燒着。場上三四十架「福特」式和「福卡」式的飛機，全數被炸力迸散，變成焦頭爛額的殘體，噴着紅烟。

松山機場毀滅了！

（二）新竹大電力廠的破壞

十二時左右，松山機場剛被破壞。隔不到一點鐘，新竹附近的大電力廠上空，又發現中國飛機一羣，冉冉而來。警報一聲，全市如觸電，立刻慌亂，工人四散奔走。

××隊飛臨新竹上空，漸飛漸近，俯瞰兩峯之間的新竹大電力廠，很清晰地收在眼底，

信號一發，集團的大小炸彈又猛烈擲將下去，刺目的火光中，這兩座山似乎吻合了，烟柱直衝上一千米達的空中。

新竹大電力廠和軍用無線電台的破壞，宣佈了半個台北電器工業的停頓與麻痺。據香港路透社消息，在五天天後（二十八日）從台灣到香港的無線電報告還不通。

（三）任務到達！

下午三時三十分，台灣遠征的史詩告一結束。軍事重鎮的台北，焦烟上衝霄漢，從新竹、台中、台南一直經過鹿兒島到日本本部，警報悲沉的哭哀聲接二連三的顫動着，東京大阪的鬧市，八幅小倉的鐵工廠，直接間接都感到窘迫的滋味；軍部財閥們所堆積的金銀鋼鐵之山的地基動起來了——有史以來第一次，日本受到空襲！

下午四時頃，××隊和××隊的任務已經達到，銀翼翱翔，回到中國大陸去。歸途，在經過上空時，××隊和××隊的遠征勇士們，並翼徐飛，互相揮巾慶祝。這動人的一幕，啓示了多大前途和意義。

戰士們，你們可還記得：

「得遂凌雲願，空際任迴旋，

報國懷壯志——

正好乘風飛去，

長空萬里，復我舊河山！」（航校校歌）

黃震遐作 「中國的空軍」第四期

再來一千個加藤

——三月十八日三月二十五日及四月十日魯南空戰實錄——

一

我們的飛將軍，在津浦北段，第一次就給敵軍一個迎頭痛擊。在我空軍出動之前，津浦線的上空，被敵機控制着，祖國潔白的天空，被敵機侮辱着，他們一日三次的輪番來轟炸，

向着平民，向着不設防的鎮村。

三月十八日，我機一隊出發去轟炸。及至×城一帶敵兵陣地，任務完畢，結隊飛返，發現敵重轟炸機兩架。這樣送上口來的食物，誰不高興？於是領隊的W隊長一下號令，突進射擊，羣機齊上，殺得敵機急遽迴避，好像已落虎口的肥羊，一霎時一機中彈起火，黑烟縷縷地向地面上落下去。

同時，L副隊長運用他極熟練的技術，迅速射擊，又給第二架機一個致命的創傷。敵駕駛員跳傘了，L守着射擊軍紀，沒有掃射他，讓他落下地去，成了俘虜。

煞尾，敵人還送上一架偵察機來表演了一回「小丑」戲，牠同一個陸地的偵探者一樣，使用了無數的狡計，想隱蔽着自己而偵察些什麼；可是我們佈就了的天羅地網，縱他似孫悟空會變，也逃不出如來的手心。

霎時，牠來了一個「跌覆」鑽下低空逃脫了，R分隊長瞥見其機關槍手×已被我射斃，便雄糾糾地追下去。它這一次再來一個右上突攀，狼狽北逃，迫降在敵人的陣地。

二

三月二十五日，我機一隊，再度飛往前綫，作低空轟炸，並以機槍掃射。殘酷的敵人在地面像螞蟥一樣大，他們那種怕死凌亂至盡『皇軍』面子的醜態，使我們在空中發笑了。

在歸途中，又遭遇敵機一架兩架……轟炸機六架，驅逐機五架，愈來愈多，敵驅逐機竟有十六架之多。這時以我們的機種與性能，要避免戰鬥是很容易的。可是中國健兒，怎肯從敵人的面前引退？在這時，下了攻擊命令，但見×機齊上，爭取高空的優勢，一場劇烈的空戰，於是開始。

向左後攻上去的是第×隊隊員，他首先發現敵機五架，係灰色水上驅逐機，伴着陽光向我們逼近。我們的鶯隊員，一面用手勢通知僚機，一面靈敏地向左作戰的迴避。交上手，敵機首先撲了一個空，即往左上突擊。我們的飛鶯乃用最敏捷的手法，潛入敵下方死界一面，攀取高度。敵機因失卻目標，茫然潛下，這真是上門送死，鶯隊員自然不能輕易放過機會，立即扳機射擊。敵方用盡掙扎的力量，以各種技巧，上下左右，奮勇翻騰，企圖脫逃；可

是怎能當得起精嫺射擊的鴛隊員呢？經過一分鐘之久，頑敵終於無法迴避，被擊中起火，人機俱焚，鴛隊員這才輕鬆地透一口氣來。他已想回頭尋覓何副隊長，一轉瞬間又有敵機一架，風馳電掣急遽襲來。鴛隊員抖擻精神，迅即對正敵機互擊，兩機在同等高度，成追逼狀態。這樣經過五分鐘，我們的鴛隊員，不願和他多糾纏，趕緊由守勢轉取攻勢，發揮優越的機能，來一個包抄的截擊。

敵人正當此千鈞一髮之時，忽又有敵機一架，自右後方襲來參加戰鬥，這已使鴛隊員入萬分危難之境。脫離戰鬥麼？無法脫身；不脫離戰鬥嗎？十之七八會爲敵機所乘。我們的鴛隊員，他能白白的犧牲嗎？不能，萬不能的。好歹背城借一，不惜同歸於盡！以最高的技術，擊落了逆襲何副隊長的敵機，我們的飛鴛，已飛得精疲力竭，可是仍得廝殺，殺，拚命的廝殺，掃射掃射，不斷的掃射，這時天空中好像有一無形的軸，我們的飛鴛，和敵機走馬燈一樣盤旋，敵機爲這種衝鋒勇氣所挫，潛頭下墮，我們的飛鴛立刻決定追擊下去。但是油表告訴他，不能再戀戰了；加上此時四顆敵機友機都已星散，於是奏凱飛回。

在××上空，不料又遇見敵機了。鴛隊員一眼望去，約見敵機五架，我機却只有兩架。你們五個敵兩個，不算好漢，「我們的飛鴛那怕機損，人乏，油盡，他乃鼓起勇氣，向戰鬥圈中飛近。可是已來不及了，我一架機以衆寡懸殊壯烈犧牲。我們的飛鴛，咬着牙關。改變了角度，在悲痛中飛返，兇殘的侵略者喲！你記着，我們的飛鴛，他一定要爲死難的同志報仇的。」

三

另一角度。

我們的池分隊長，在戰鬥開始時便上昇爭取高度，立在監視的位置，觀察全般的狀況。他很清楚地看到我機四架，受敵追襲攻擊。於是不慌不忙，由上方進入戰鬥。一架敵機中彈了。敵人發現前後被擊，立時脫離戰鬥圈。另一敵機又從上追來。他從容不迫的盡量發揮所有的機動力，一面招架，一面還手，經過了幾次的突進和射擊，敵機頑皮得很，好像一個試槍的靶子，打中了很多子彈，總未見着火墮地。

「好，只要你吃得消！」他不動聲色地潛入敵尾下方追擊，這才擊中要害，瞥見該敵機悽慘地搶下去了地面，成爲殘破的一堆。

這時另一敵機氣勢汹汹地追趕前來，已到池的機尾。池略試小技，一迴翔便脫離了敵機的監視範圍，重取高度，復居於監視位置。霎時天空沉寂，敵機紛紛北逃，我機也陸續飛返，有一架敵機偷偷地溜回了，快進我們的陣地，追擊我×隊員，看看追上，池乃急降援助，要看這大胆的敵機是一架什麼樣的怪物，急衝至二十餘米附近，才見該機有特異的標誌，在機身除有紅疤痕的標誌以外，還有三條紅黃白的條帶，呵！一定是敵隊長機，大概他是被×隊員截住在作困獸之鬥。該機機動甚爲熟練，一見有人尾追，即時急烈迴避。但是來不及了，一陣密射，眼見他吃不光，兜着躲，萬分不幸，池分隊長的飛機，因溫度過高，翼動機忽然停止了，他此時不能不脫離戰鬥，敵機湊着機會，迅即逃走。

×隊員已受傷了，他是怎樣被困的呢？他說他在上空追逐一敵機，在敵機後面四五十公尺的位置，用機槍掃射，當時敵機受傷向下逃走。他駕機尾隨追下，忽見有敵機追襲在他的

後面，他立即回轉與敵纏鬥，約六七分鐘，兩下捉到一個對稱機會，各不放鬆，面對面地互相以機槍掃射。結果是兩下都受了傷。

四

飛將軍口善同志，當日受着×隊長的指揮，參加戰鬥。交上手，即有敵機一架，與他勢均力敵地，在天空互相追擊。這樣恍了兩個圈子，我們的同志繞一個小灣，追到敵機機部約五十米距離之處，即扳機掃射。可惜，祇發出了十幾位子彈，機槍忽然發生了毛病，用第二枝一樣，第三枝……幾架機槍都發生了毛病。這一下可把他着忙了，立即脫離戰鬥，拉上彈掣，另裝子彈，試驗一下子，得了，又能發射了。在他脫離戰鬥的一瞬間，回頭見左下方有一敵機，正追躡着×隊員駕駛的第×號機。口善同志立即加以追擊，等到距離近二三十米的時候，扳機直射，只見黑烟直冒，敵機即向東方作尾旋下墜。

五

李分隊長廣西陸川人，廣西航空學校畢業的優秀生。秉性直剛，好與人鬥，在學校裏，

就以好打人名，除了本隊×隊長，係李所敬服者外，其他無人不對李懷着畏懼。他平日不大愛說話。×縣之役他追擊一架敵機，未曾射下，回來更氣得不開口。他說，再遇着敵機一定不能放過。

這一次的戰鬥，他當然更是奮勇當先。雖說：隊長會囑他珍重，告訴他要留有用之身，多多索回侵略者的血債，不必作輕易的犧牲，在出發時他自己也考慮到這一點；可是當他遇着了整批的敵機，分外眼紅，就忘其所以了。他不管三七二十一，一味的衝擊，一味的進攻。一架敵機被他追得走頭無路；臨到了完結的時候，忽然斜刺又飛出一架敵機，乘不備向他掃射，但見敵我兩機，同時冒烟，同歸於盡了。

這時惱了莫休分隊長，他乘戰勝三機之威，向打死我們李分隊長的強盜復仇。他以全力追蹕着，直追到一個迴顧，機頭差不多碰着機頭。敵人早已開槍射擊，而且更有適才戰敗脫離戰鬥的三敵機又來加入戰鬥，衆寡懸殊，可憐忠勇的莫分隊長爲友人復仇爲國家民族復仇竟以身殉了，（按莫分隊長休，廣西陽朔人。亦係廣西航空學校畢業）。

這一戰，擊落敵機六架可是損失了飛將（何信，莫休，李膺勛，）三員。是的，他們三員是死了，但他們的殺敵精神是不會死的。

六

四月十日，我空軍在台兒莊配合陸軍作戰，敵機有三十多架，我機却只有十八架，混戰的結果，敵機竟被擊落了七架，我軍只損失了兩架，日本空軍名將加藤也在這次戰鬥中陣亡了。這對日寇的空軍力量確是一個重大的打擊。

我國英勇的空軍發揮了它的驚人的威力後，在敵空軍人員死屍身上，發現了充滿悲觀恐懼情緒的日記，很坦白的寫着：

「我們對於中國空軍力量的估計是根本錯誤了！如果想在中國的領空中活動，還需要再來一千個加藤！」

「中國的空軍」第八期符祺原作，張載人增刪

佐世保第十二航空大隊全軍覆沒

——四月二十九日武漢空戰實錄——

四月二十九日，離開武漢光榮的「二一八」空戰勝利紀念日還不過二個月餘，我忠勇奮發壯懷激烈的青年空軍將士，又奮其百戰百勝的神威，一舉而擊落敵機二十一架，——當時在各地找到的殘骸僅十六架，其餘五架最近才發現。給瘋狂的侵略者以慘重的損害。

那天午後二時十五分，氣候炎熱，碧空如洗，忽報有大羣敵機，已經越過鄂贛邊境，向武漢進襲。我待機中的空軍××隊××隊立即迅速完成會戰準備，一面發出空襲警報，一面即凌空直上，佈滿大武漢的空際。這是我們張着的天羅地網，只等敵機侵入我們的立體陷阱中，就要給他們以切齒復仇的痛擊。

二時三十分，敵機逼近大武漢上空，當局就一面發出緊急警報，一面通知雲中摩拳擦掌的空際戰士，待機奮擊。二小時四十分，各方的準備都已完成。果然，敵機三十六架結羣到

來，一步步投入我空軍翼陣的羅網裏，同時地面上的高射砲也雷般轟然吐出烟火，密集射擊。

我空軍××大隊的一部份，合計精銳驅逐機九架，在毛大隊長領導下，這次肩負保衛武昌東部上空的忠勇任務。他們最先和大羣的敵方驅逐機遭遇，敵機約有十八架到二十架之多。但我××隊的青年戰士，誰不是身輕百戰氣吞山河的，當時他們就奮然馳入敵機密集羣中，和襲擊者拚命。經過三十分鐘壯烈無比的纏鬥，我××隊隊長劉宗武當即擊落敵驅逐機二架，劉志漢擊落一架，楊慎遠也擊落一架，把密集的敵驅逐機羣完全驅散，雁不成行，零星遁去。這個纏鬥中，我壯士××犧牲了，流星一瞥，猛撞敵機，就和敵機同歸於盡。——他是誰呢？記者多方探詢，一時還查不着。但隊員陳懷民杳無音息，該就是這個全身熱血沸騰的烈漢吧！他自己的身軀當作炸彈——唉！偉大壯烈的一刹那啊！

當×××大隊的精銳和敵驅逐機主力糾纏於武昌下游江面上空時，敵轟炸機十八架——高空有驅逐機掩護，——又從另一向，迂迴進襲，向我襄河一帶投彈，我待機已久的××隊×

×隊，立即包圍，予以痛擊，一時前後上下左右，無不出現我空中伏兵，勇猛撲擊，致敵機於死命。經過三十分鐘的血戰，敵機雁陣迸裂。自武昌以至黃岡上空，漫天火焰。合計這方面敵機，被我擊墜者約達十之八九，數起敵轟炸機的殘骸來，決不會少於十二架的。××隊隊長董明德就親手擊落敵重轟炸機二架。

當我們的戰士們奮力撲擊時，全武漢的軍民，誰不替他們捏一把汗，誰不感憤？有歡呼的，有頓足的，有流淚的。全武漢在祈望他們的勝利，他們確是勝利了，他們凱旋歸來了，但我們的戰士對於歡迎慰勞的謝忱，均一笑置之。他們的謙抑和英雄俠義，打動了每個人的心。

這次來襲的敵機，是佐世保第十二航空大隊，他們還是首次出戰，就遭這空前的重大打擊——來的時候三十六架，去的時候只剩了十五架了。

據最近外人消息，連這十五架也沒有飛返原處，這樣看來，佐世保第十二航空大隊是全軍覆沒了。以前日本海軍少將松永說過謊，說一次在寶山上空，日機以四架勝我二十七架，

想不到他這個謊語在他們自己身上變了真的事實，多麼可憐的全軍覆沒啊！——敵機的飛行員，也被我俘獲兩員。我們自己的損失情形呢？墜毀二架，傷了三架，飛行人員受傷的只吳鼎臣一人，吳戰士是在徐家棚高空受傷的，他處在三四架敵機包圍中，英勇奮戰，不幸機身中彈起火，他靈敏的用降落傘落到水田裏，他的臉已被火燒成焦黑色。

但陳懷民却一直沒有回來，勇敢的戰士啊！你在那裏呢？在祖國的天空，你掃蕩了羣魔，無窮的蔚藍中，烈火將你肉體化為灰燼，精魂散入全民族四萬萬的人心中。

據漢口各日報改作

新力叢書之一

空戰實錄

著者 黃震遐等

編者 新力週刊社

浙江永康派溪

發行者 新力週刊社

浙江永康派溪

經售處 全國各大書局

實價：國幣七分

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五月初版

59

44/11

(2)

SEEC
EG
253
90